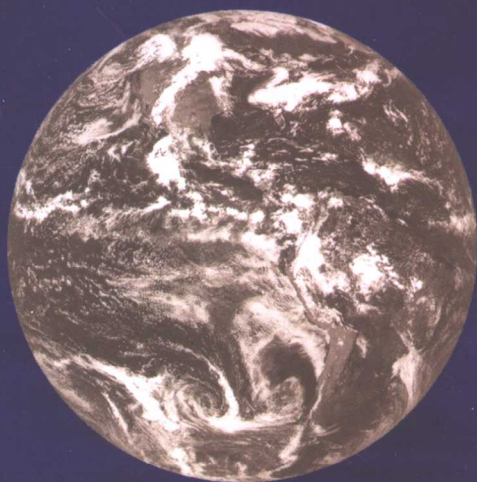


大夢賦



无边无涯，无形无影，
无物无我，无始无终，
啊，你这梦

——手记

杨 槐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大夢賦



杨 槐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梦赋/杨槐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7
ISBN 7-5326-1638-X

I. 大...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9892 号

大 梦 赋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7.25 插页 1 字数 546 500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5326-1638-X/I·57

定价: 36.00 元

无边无涯，
无形无影，
无物无我，
无始无终，
啊，你这梦……

——手 记

目 录

楔 子	1
一 傻，真傻	10
二 躁动的青春	24
三 青春梦	33
四 晴天霹雳	43
五 临渊	53
六 命中注定	63
七 虹思	76
八 有情人	88
九 相爱难	99
十 难忘一夜	106
十一 那年月	114
十二 情殇	121
十三 自杀	131
十四 科学发现	136

大梦赋

十五	夜逃	148
十六	留访	155
十七	荐才	165
十八	家宴	184
十九	追捕	201
二十	科学院中的学术报告会	220
二十一	海之思	232
二十二	颐和园	246
二十三	小楼官长	264
二十四	下马威	273
二十五	“劳改”生涯	285
二十六	神秘客	301
二十七	知音	316
二十八	访才	330
二十九	飞燕台	342
三十	幽径	361

大

梦

赋

三十一	啊，上帝！……	374
三十二	污秽……	383
三十三	黄山情……	395
三十四	动静……	407
三十五	庐山云……	415
三十六	匕现……	424
三十七	九章大纲……	437
三十八	病房骤变……	451
三十九	江边夜话……	461
四十	梦碎……	473
四十一	云深歌悠悠……	482
四十二	东西方，两颗心……	494
四十三	山村月……	514
四十四	献给你，我的太阳……	530

代跋《大梦赋》记	545
----------	-----

楔子

世纪之交，中国南方某地流传着一个故事。那故事说：

在四川某地一山区小县城，有位卖菜的外地人。他每天一早，骑辆破旧自行车，后车架一左一右绑两篓菜，进城吆喝。这天，他如时来赶早市。车一架，秤一抓，只见他以生硬的四川话吆喝道：

“哎！才上市的新鲜豌豆尖儿！一角钱一斤哪！要买快来耶！”

此人单身汉，名叫金之秋，中等身材，高鼻梁，容长脸，年约三十五六。头一眼看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双含有书生气的略显忧郁的眼睛。别看他布衣布鞋一身乡里人穿着，但怎么打量，也不像个农民，气质上总有一丝知识分子影子。

随着吆喝声，有三两主妇上前，围着竹篓挑拣。

“一角一斤哪，新鲜豌豆尖儿！……”

卖菜人一边熟练地为人称菜，一边仍不停吆喝着。

也许确属上市不久的新鲜菜，所以两小时不到，两大篓菜卖完。卖菜人整理秤、篓，即骑空车归去。

他家远离县城，在十来里外的一处偏僻山村。顺公路，翻两道小山坡，沿河坎右拐，再下行里把路即到。

骑车到家，老母亲从茅屋中迎出，关切地问：“卖完啦？”

“完了！”

“快进屋洗把脸。”

架好车，卸过篓，金之秋敞怀进屋，一边卸肩头挎包。走近方桌，脸也顾不得洗，就往桌上掏挎包里的钱。

母亲问：“卖了多少？”

“八十斤。”

“赚多少?”

金之秋数着钱,伸手一比划:“一块六!”

“哟,不少,比你以前的工资多。”

金之秋翻开桌上一个学生用作业本,拿笔登记当天进出账。

记完,随手一算,他抬头对母亲笑说:“这个月,除去本钱和开销,净赚三十五块二角。嗯,够缴房租的了……”

岂知老母听了,非但不喜,却隔桌叹道:“你呀,光顾挣钱。书啊,研究啊,全丢了……”

他看看母亲,摇摇头,也叹道:“唉,眼下是挣钱要紧啊,写书的事只好放一放……再说,没钱,连资料都买不来。所以……”

母亲不待儿子说完,将手中秤往门后一挂,挥手道:“你呀,明天也该去新华书店看看了,有合适的书就买。我平时省着点就是了。”

金之秋听后未语。想了想,忽笑说:“行啊,明天我进城。”

母子二人正说话,忽一人进门道:“进什么城呀,明天我请你喝茶!”

金之秋扭头,见是自己向之进菜的村头菜园主钟老大,忙起身招呼:“哟,钟大哥,坐。”

钟老大,五十开外,方脸大耳,颧下满布黑胡楂,黑里透红的胸膛上,爬满稀疏绒毛。他敞着胸,脚蹬一双破草鞋,一副山里人打扮。他一边晃着肩,一边上前道:“我是给我三叔送米来的。顺便有事,想找你帮忙。”

说话间金妈妈端过一张凳,笑说:“坐嘛,坐倒说嘛。”

“就两句话,不坐了。”

“这么急,什么事?”金之秋问。

钟老大黑胡楂围满的嘴角,堆着笑:“明天吃过中饭我带你去见两个朋友,大家想个办法,给一位朋友帮个忙。就这事。”

“帮什么忙?”

“去了,就晓得。”

金之秋疑问道:“我去……能有用吗?……”

钟老大重复道:“去了,你就晓得了嘛。”

言毕,他即转身出门:“明天吃过中饭,我来喊你!”

隔天午后，钟老大果然来找。他三转两转，把金之秋带到了邻村的一处小茶馆。

这是临街的两间砖木旧屋。门前搭一凉棚，屋内五六张方桌，桌旁围放若干竹椅。屋里，仅靠里的一张桌旁坐有二人。

金之秋换了身干净的蓝短衫，跟在钟老大身后进茶铺。

二人见钟老大领人到来，忙起身招呼道：

“大哥，这边坐！”

扭头，又对店内跑堂的呼道：“上茶！”

跑堂的应道：“来啦！”随即提壶过来，揭开桌上先已放好的两盏盖碗，兑水泡茶。

坐定，钟老大向二人介绍：“这位，就是我说的金先生。你们有什么想法，就对他说吧。”

“哎哎，是这样的。”二人中一瘦瘦中年人首先搭话。“我姓宋，是村西头民办中学的老师。我这位内弟，”说着他指指身边坐着的一位四十多岁精干的农民打扮的人，“他姓徐，人称‘徐锅魁’，做得一手好锅魁。今年春天镇上搞了承包制以后，他承包了城里的一家小饭馆。开始，生意还可以。哪知，不久前来了个乐山人，承包了他对面的一家餐馆，重新装修了店堂，又改店名为‘天然居’，并挂出一副当年乾隆爷制的对联：‘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这样一来就把他家生意抢走大半。现在他家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简直做不起走了。最近，他也想装修一下店堂，还找我给想副对子，好把客人给抢转来。哎呀，这可是同乾隆爷较劲的事呀，我哪有那大本事？大前天，我把这个事说给钟哥听，他说我给你找个人，绝对可以。所以，今天我兄弟两个就来拜见金先生了。务必请金先生帮我兄弟一把。”

言毕，他郎舅二人站起，隔桌向金之秋抱拳敬礼。

金之秋听后甚觉惊异，连连摆手道：“这，这，不行……你们找错人了，我不会对对子呀！”

宋先生赔笑道：“我们早就听钟哥说了，你是位世外高人，还请先生看在钟哥的份上，帮个小忙。”

金之秋仍连连摇头：“钟大哥搞错了，他说的是别人，不是我，我不会对对子。”

宋先生面现难色，眼望钟老大：“钟哥，你看？……”

钟老大见状，黑胡楂一咧，指着金之秋爽朗地笑道：“我没搞错，我要他们找的就是你！”

金之秋惊讶地：“这？这从何说起？……”

“金老弟呀，你可真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哪。”钟老大慢悠悠地端杯喝茶，“从哪儿说起？就从今年夏天你拿出来晒的那一箱子书说起。你知道，住你隔壁的我三叔是什么人？他可同你一样哪——读书人！五七年给打成右派，他就回来种田了。那天，他看你妈妈帮你晒书，就随手拿起几本看看，又同金太婆聊了半个多钟头，嘿，这下子，你这‘真人’哪，可就在我三叔眼中露了相喽！这话，我没有说错吧？”

金之秋很尴尬：“那……那都是些闲书……对对子，我确实不懂啊……”

钟老大放下手中茶杯，拍拍胸膛，面现不悦地拉长音调说：

“呃——，你这么说可就把我们当外人了。老实说，我三叔当年也是当编辑的，他翻看了你的一本叫什么‘梦’的手抄诗词集，简直就不想走哇。我知道，他老人家眼光高，这辈子能被他夸好的没得几个。你看，现在不是我说你行，而是他老人家说你行！金老弟，这下，你该真人露露相了吧？”

金之秋语塞，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好。他眨了眨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尴尬地支吾道：“我哪是什么‘真人’，钟大哥，你取笑了……”

钟老大手一摆，正色道：“呃，老弟，咱们都是实心人。我，我三叔，宋家兄弟，我们都敬重你的为人，半点没有取笑你的意思。再说，你千里迢迢进川，今天落到我们四川的这个边远山区，让我们交上了朋友，这也是缘份！你能说，这个忙你不帮吗？”

金之秋闻言，半天未语，眼中略略泛起一丝忧郁之色。他端杯喝了口茶，想了想，遂应道：“钟大哥既这么说，这事，让我回去想想。若想不出什么好主意，这就不是我不想帮忙，而是能力有限，还请各位仁兄多多谅解，另请高明。若想出了什么主意，那么，我有个条件，务望各位答应。”

钟老大身子前倾：“什么条件？”

金之秋低声道：“就是为我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说是我金某人拟的对联，出的主意——怎么样？这个条件能答应吗？”

钟、宋、徐三人对视，点头。

回脸，钟、宋均笑道：“好，这个条件我们答应！”

数日后，县城近郊的一条大街上，“天然居”餐馆前人流进进出出。街对面，钟老大与宋家郎舅，身着新衣，正指挥手下人，为饭馆的大门上新匾。

一披红黑匾，被众人奋力举上门楣，扶正，钉牢。随之，一对联牌，又被众人抬出店堂，欢欢喜喜地挂上大门两侧，钉上。

鞭炮声中，宋家郎舅在众人的簇拥中，高高兴兴地为匾、联揭幕。

红绸揭处，但见门楣上方“百姓坊”三个大金字，忽现于眼前；而门两旁，一副黑地绿字隶书对联，更耀人眼目。众人举目看去，却见那副对联写的是：

为国忙，为家忙，何日能忙里偷闲酌二两？
求名累，求利累，此坊可累时喘息茗一杯。

“好招牌！好对联！……”

鞭炮声中，围观者一片喝彩。

“百姓坊”店堂内，人头攒动，顾客盈门，贺喜者络绎不绝。

钟老大高竖大拇指，对宋、徐二人哈哈大笑。

但匾牌挂出没几天，百姓坊忽接到对面天然居送来一信，说要“比对子”。

开始，大家也没当回事。可两天后，人家却真的出招了——

大清早，天然居门前围着许多人，在观看餐馆门两旁张挂出来的两张大红纸。其上，左右分书着八个大字：

他坊酒薄
我店情浓

一时间，围观的人中，窃窃私语者有，指手画脚者有，大声哄笑者有。街上行人止步，道路有些堵塞。

当晚，夜色中，钟、宋、徐三人，急匆匆向金之秋家行去。

隔日清早，百姓坊中忽有两店员，一人手持一枝毛笔走出店堂。门外行人，目追二人。却见他俩来到天然居门侧，一人在一条红纸上将笔一挥。众人抬头急看，忽见那门两旁对联词意大变：

他坊酒薄？

我店情浓？

“妙！……”有好事者当街而立，大声赞叹。

不一会观者越聚越多，指指点点，煞是热闹。

又一日，天然居一众店员，托着两段红纸出店，喜滋滋将其续在已有对联上。

围观者纵目细看，那墨迹未干的两段红纸，续的是：

他坊酒薄？端的满街均说是

我店情浓？诚亏有口皆为碑

观者有人惊道：“哟，这一笔翻得好！”

说话间，百姓坊门前人涌似潮，议论纷纷，一个个瞪大眼珠，注目店门，等待店中有人出来应对……

一直过了中午，也不见百姓坊有动静。观者惟见店内一店员口吊香烟，跷着二郎腿，独坐门口哼小曲，店中不见其他人影。

有人说：“咦，人家续了一个上午啦，百姓坊怎不见动静，难道认输了？”

又有人道：“你不知道，天然居财大气粗，是花大价钱从重庆请来了人！这不？虽说他是用对联编排你，可人家讲对仗、通平仄，你也只能用对联来驳他呀，又不能喊街骂娘。这就看本事啰。我看这回呀，百姓坊的买卖遇到对手啦！……”

另一位说：“也是呀。徐锅魁肚里能有几滴墨水？怕是要糟！”

更有一位臂夹公文包的年轻人神秘地说：“喂，老兄，别高兴得太早。听说，人家背后也有能人！”

旁边过来一身披少数民族披风的，笑问：“真的呀？嘿，你们汉人花样多，这样来给店铺打广告，那可有点看头了！……”

众人正议论间，忽见百姓坊后院走出一年轻女店员，笑嘻嘻一手托纸，一手提笔，不慌不忙来到天然居对联前。众人见她先将携来红纸贴于联下，使对联下端续长有二尺。再见她素腕轻挥，各于联下补上二字。补毕，站起，朝围观众人莞尔一笑，辫子一甩，扬长回店。

围观者一个个前挤。但见天然居对联，词意已变：

他坊酒薄？端的满街均说是笑话
我店情浓？诚亏有口皆为碑遮羞

“好！更妙！……”

天然居前响起掌声。笑声中，许多人围着对联，争相抄录。

等有两日，好不容易，天然居贴出续联。

众人观之，却见续的是：

他坊酒薄？端的满街均说是笑话。上当也！
我店情浓？诚亏有口皆为碑遮羞。胡编哇！

“哟，我以为到了‘笑话’，到了‘遮羞’，就没法翻了哩。想不到，他居然翻得轻巧……”

“轻巧？屁！他口水话都出来了，这叫‘没话找话说’！完了完了，山穷水尽，捉襟见肘，天然居要败。”

“呃——，这是对对联嘛，能往下对就不容易了，这个对台戏有得看！”

此联续出，人们议论纷纷，围观者兴趣愈浓，人也来得更多。人们的一个共同心理是：

看你百姓坊怎么往下续这“口水联”？

百姓坊里，这两天更是“高朋满座”，生意分外火红。满街人都知道，那百姓坊背后，躲着个高人。所以，这两天但凡进来吃饭的，没有一个不想见识见识那幕后帮百姓坊对对子的“神秘人物”。故而百姓坊里的店员这两天也是身价百倍，无论男女，个个端菜出堂时不是有人给你递酒，就是向你递烟，谁都同你套近乎。目的都是一个：向你打听那幕后出手的“神秘人物”究竟是谁。而这些男女店员哩，乐得卖关子，个个笑而不答，且异口同声地只叫大家：

“等着瞧！”

这就更把人们的胃口吊得高高。

两天后，人们正盼望得“猫抓心”的焦急当口，街上人群忽一阵骚动。有人

高喊：“来了！来了！……”

人闪处，忽见百姓坊先前那年轻女店员，手托红纸，脚步轻盈地从街那头过来。三步两步，来到天然居前，扭头清脆地冲自家坊内高喝一声：

“拿浆糊和笔来！”

随即，坊内一声长呼：“来啦——！”即见一小伙子手端托盘，应声而出。

红纸轻展，墨笔轻点，围观者均瞪大了眼在看。

不一会儿，对联续长，众人看去，顿觉词意别开生面——

他坊酒薄？端的满街均说是笑话。上当也！该坊酒名“一杯醉”！

我店情浓？诚亏有口皆为碑遮羞。胡编哇！本店情实“满嘴虚”！

“绝了！……”

“痛快！……”

“对仗工稳，平仄精当，真是高手啊！……”

街上一片赞叹，阵阵哄笑。

瞬间，“百姓坊续联出来了”的消息，传得满城皆知，生意更加火红。而那天然居，则一闷棍打得再无话说，生意日见式微，面临“关门大吉”。

岂知，正当外面闹得热火朝天、满城风传的时候，金之秋家里，却在商量着搬家，另觅住地。

为啥？

原因很简单：金之秋是个“怪人”，他嫌徐家郎舅未能守诺，向外泄漏了他是“幕后人物”诸情，使他不能再过清静的隐居生活。

这事，钟老大得知后，连连顿足，为了难。

无巧不成书。这会儿，远在北京城里，可巧也发生了一件与此人有关的事。怪的是，此北京城里的事一出，不仅为钟老大解了难，还由此传出了一个有关“民间科学家”的传奇故事，国内各新闻媒体并跟着掀起了一股报道热。

当然，在所有的采访与报道中，“他怎么会躲到四川的一个山里来搞科研的”，是所有抢新闻的记者们要抢的新闻热点。而在众多抢新闻的记者中，有位笔名叫“沧桑”的小报记者，却是个有心人。在知道了此“怪人”的科学研究中有个有关“全球大洋里的水，三百万年前数量只及现在一半”的研究结论后，该记

者思忖：水的问题，现在对于全人类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题，既然此人对水有独特研究，那何不就这一问题作个采访，搞篇专门报道？

目前全世界有80个国家和地区缺水，有13亿人缺少饮用水，全球每天发生与水有关的疾病65万起，夺去2.5万人的生命。水利专家指出：“如果我们再不节约用水保护生态，人类的最后一滴水将是我们自己的眼泪！”

是的，恰恰是水，现在世界许多地方闹水荒，以致水比油贵，人心惶惶。尤其我们中国，已被列为世界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拥有水量只相当于世界人均的四分之一。全国近400个城市严重或较严重缺水，109个城市因地下水超采已不同程度造成地面下沉。到21世纪中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要增长10倍以上，城市和工农业用水大幅度增加，全国水供求矛盾将更加尖锐。特别可忧的是，眼下我国北方许多地区因严重缺水而出现土地沙化与沙漠化，似乎非洲北部几千年前还是绿洲一片、森林一片而今却沦为撒哈拉大沙漠的悲惨景象，将要在我国北方重现。

想想我国北方，那内蒙古、宁夏、甘肃以及新疆一带，若干万年前也曾是森林覆盖、绿野万里啊！这气候为什么说变就变，变得干燥了呢？若似传说中那人所言，这地球三百万年以来乃是“水变多了”，并多出有一倍，那么，这趋势现今是否还在继续呢？我国北方，还能像从前那样“遍地涌甘泉”吗？

谁也不能回答。这位记者想搞篇详细报道说说“民间科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无非是想借此而引起人们对水的关注与思考。

岂知进一步采访中，故事越听越曲折，传说越收集越让人惊讶。三年后，几大本采访记录竟被探访者收集整理成了厚厚的一本书。于是该记者为其所录取名曰《大梦赋》。

去年，这位“沧桑”先生出国继承遗产。临行前，他把所整理的书稿留下，托付朋友代谋出版。

几经努力，该书书稿，目前已化为铅字捧到了读者手上。这就是本书。

古人曾言“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是为读书人的快事。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由传说整理而成的《大梦赋》一书，整理的究竟是个怎样离奇、曲折并让人感觉惊讶的故事。

傻，真傻……

钟山化肥厂，紧邻长江，在古城南京对岸。这厂方圆十几里，虽称“化肥厂”，却生产数十种化工产品。它下属氮肥、磷肥、化机、运输、催化剂、化建等几大分厂，沿江分布，为一个两三万人的综合型企业。

钟化依山傍水，厂外农田四布。就水路说，长江自西而来，从南面流过该厂江岸，它沿江辟有八九个码头，可容千吨轮。从旱路看，沿江向东，是该厂的铁路专用线，直达南京江对面的浦口火车站调度场。而西、北两面，均有公路，通向四方。因为厂大，又是综合型企业，故烟囱很多，老远就可看到那一片漫空飞舞的烟龙。所以，论气势，这个厂“海陆空”都颇具规模。

世说金陵形胜，自古乃卧虎藏龙之地。此言不假，今天喧闹热闹的钟山化肥厂，即有一不凡之士扑打于红尘中。他，便是本书开篇所说的那人——青年时代的金之秋。

说话之际，正乃“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夺权”年月刚过之时，各地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基本建立。乱世思治。一年不到，社会逐渐恢复秩序，生产开始走上轨道，一些被遗忘的事又重新提上日程。故此，平时爱舞文弄墨，爱搞些文学创作的金之秋和他好友陈郁文，便被人想起，被分别借调到市革委会筹备处文联工作组和《新华日报》工业组协助工作。

这天下午，市文联领导林俊成将金之秋找来办公室，说：“现在省里要搞一台上北京汇报演出的节目，正在组织创作班子，上面要我们推荐人，我们想让你去。你看，能接受这个任务吗？”

金之秋听说是搞创作，正是自己喜爱之事，便一口答应。第二天上午，林俊成即带金之秋至省革委会组织组见有关领导。

这是省革委会组织组副组长赵楚娟的办公室。林俊成引见时，金之秋站在